



南陵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記下

明

徐元太

宣城人刑部尚書

新建龍會橋記

南陵縣龍會橋成是役也始於甲申之春迄冬告成
搏勞均力咸有經紀蓋南陵為吾郡屬邑去郡九十
里當山水之間居然一隩區也顧地勢南高北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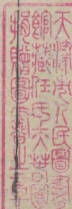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一

則易淤下則易洩風氣漸以不古今上八年沈侯來
尹茲邑周覽山川博詢民俗得邑治東北一里有
谿其源有二其一由縣西三十里工山龍池出泉繞
縣西北而入其一由縣南六十里水龍洞出泉繞縣
東南而入異源同流俱匯於斯形家者曰溪上宜建
橋梁是年會歲饑未遑舉比侯入覲回從士子請乃
移學宮士子各捐資付主者聚材鳩工三閱月而竣
復以餘力培籍山補文峰仍有羨若干主者以報侯
曰盍返諸士子復以橋請侯乃歎曰學宮堂奧也溪



梁扁鑰也堂奧尊而扁鑰不固奚益奈功鉅何乃傳
父老延鄉大夫士計議可否僉曰昔郇侯曾於兩崖
建明經樓一中亭亦爲水口計而水之就下也滔滔
汨汨無能砥柱矧爲南北通衢涉濡維艱倘得經始
所費不資必有好義者出而應之堅請不已侯命主
者仍督其事復以兩僧道募於橋所募不足則以義
穀濟之猶恐緣而生奸於是科罰有戒告獻有戒主
者亦竭心力旦暮從事顧溪水春漲冬涸漲則艱於
下木涸則艱於運石蓋兩難之侯乃齋沐虔禱雨暘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二

時若乃得按時舉事架石爲梁下空五洞直跨一百
六十六尺橫廣一十八尺繚以石欄堤以石磯巍如
翼如工舉而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行旅樂於往來士
女聯裾遊遨騷人墨士觴咏其上形勢盤踞風氣蓄
聚千百年未有之事不動聲色而一旦告成無窮之
福伊誰之德宜乎都人士愛咏之也余每慨郡邑吏
喜事失之急畏事失之緩弊精於簿書期會之間而
矻矻營營失之俗所求敦大體協時宜天人交相不
勞而成功不已鮮乎余因侯之斯舉也不能無所感

矣橋成邑之舉人管橋來請余記余樂侯有古循吏
風乃述其事之顛末如此橋名龍會取前所云二龍
交會之義侯姓沈名堯中庚辰進士嘉禾人

沈堯中 邑令

藉山亭碑記

余解褐宰南陵始至周觀形勝詢訪遺事蓋知邑治
東北有藉山遺址云吏事稍暇乃究尋土脈委絡蓋
南陵山祖係於九華而工山高數千丈崔巍巖巖固
其大宗也自去工山蜿蜒而析支分幹則朗陵祿嶺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水龍丫山黃山等列其西南射的馬仁石潮黃連石
音梅花之屬環其西北鵝嶺山呂山擁其南而東南
有神龍山千堆山由西南而遶邑治東北爲藉山余
觀藉山陂陀逶迤儲精聚氣龍馳且百里而止結於
斯殆所謂主山歟然麓址雖存而鑿削之餘不勝其
敝余感而惜之語人曰夫山之有表裏猶人之有臟
腑腎胃肩背臂指也群山四面萃棊繚繞於外而茵
席帷帳之間顧界之蕪穢是飾其表而隳其裏壯其
標而弱其本也何以稱名區隩壤哉且藉者席也

治儒學惟藉山依焉地靈人文雅相符合今也擴其所依而障蔽疏薄欲以宣茂明之猷毓圭璋之彥難矣於是覆土植木更漏鼓之樓以成臺崇而表之因名藉山亭匪直爲榮觀將俾蟠紆薈薈而風沴不入生氣彌衍古昔陟嶽降原相土營邑審陰陽向背之別擇位署堂構之宜揆卜而墨食者皆是物矣夫經紀山川保有形勝撫疆宇者之責也培山濬川生聚教訓有司承流之務也余不敏思貽永圖姑覆一簣以俟後之君子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

重修何孝廉廟碑記

宇內海嶽之神靡不以興致雲雨蕃育品彙爲職矧又鍾間淑毓靈秀生爲孝子歿爲明神以潛孚幽贊於其間則其神增而靈而其澤弘以遠按志有何孝廉廟舊在工山之顛傍有龍池潛生神物早而禱其祠可以卜雨顧崎路盤迴登者至於不成步一夕公顯靈於柿樹潭石上有人馬跡鄉人益神之乃卜築其下歷代崇奉舊傳帝命神女諧伉儷至元封爲廣惠王一切旱暵灾疫是惟無禱禱而響答萬曆庚辰

余握符蒞陵故苦潦甬下車默禱於公之行祠明年歲有秋民用康阜越癸未旱余心孔疚夙夜皇皇或告以龍池可禱且陳其故余於是齋戒從事已而果雨旋憇於廟中仰瞻神像則露居而土立四壁蕭然不蔽風雨乃召鄉父老詢之曰公庇若民物乃其廟圯若此獨無能爲公計歟衆皆稽首曰願也願力不逮余曰若鄉之祀公幾何曰鄉有賽會歲舉於六月朔舉若干緡與會者計三百餘家公固無藉於賽民之心藉以少慰余因詰之曰若輩賽會以昭報於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五

一日孰與修廟以妥神於百世乎僉曰惟命於是議罷一賽釀其直鳩工聚材筮日經始衆又聽余請曰廟始於晉屢建屢燬或其方輿不正神靈不妥以至於是願公審諸余乃命駕登山徘徊相度更其向址後憑七女山中高兩下宛如寶蓋因名寶蓋山右有工山挿如旗戟左有花山蟠如龍虎龍池而下溪澗雜沓俗名九龍水悉環其前余指示父老躍然喜曰可矣遂命公裔孫何度何正本何夢麟何正人及耆

葉湛凌瑜董其事事竣乞余爲記遂次其事鐫於

石因歎曰山川匪神弗靈神匪山川亦弗靈海內
五洲五岳可考鏡也已况生於斯聚於斯顧弗重
世有病堪輿之說者是岐山川與神而二之者也詩
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嗚
呼重山川則知重神矣

重修武安王廟碑記

武安王有廟制乎歷代崇祀名稱匪一要以顯忠魂
揚往烈耳然祀典所載有國功民功事功戰功雖細
大弗同大都數極德盡或世遠而響微未有亘古今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六

窮宇內尸祝廟祀通乎人人者王從立德於邂逅盟
以共圖興復崎嶇吳蜀許洛荆襄間其重然諾審去
就奮義勇以急國艱且無論其大節炯炯昭日星齊
海嶽卓然守道君子與其隄身報主應與死綏之士
血食西蜀若太原上黨慕其奇節不廢蒸嘗伏臘固
宜乃今去漢彌遠薄海內外靡不嚴之矧大江以東
孫氏撫有以窺中原於是謀臣猛將捐軀捍敵可一
二數尸祝於吳反在仇吳之武安則其不泯固自有
在摧鋒拔城賈勇赴敵云或王故有廟在縣治西昌

中水旱凶荒是惟無禱禱則應其所補於民匪細
於歲久民居溷雜無以稱尊嚴余方修明祀典褒烈
獎忠斥僞除淫以周公瑾爲吳臣忠於所事常保障
地方長春穀於法得祀祀於學宮名宦如王聰明正
直英爽不昧其精神意氣卽余夢寐中亦或往來乃
順民情重新之計工程財址仍其舊闢垣墉美輪奐
視徃模加飭焉又據民人孫楠獻有祭田六畝四分
坐落三十六都一二畝新興圩每年該租銀二兩五
月十三日王誕辰也取以供祭羊二豕一併雜祭品
凡以扶世道植民彛俾人知君臣大義而伏劍死綏
之士有所感而奮云余歸自天朝瞻拜其間若有感
疇昔之夢因登厥民詔之曰夫剛大之氣磅礴流行
明爲烈士幽則爲神神依人而行其氣相通汨於欲
則不剛荒於義猶涼德矧敢借倖辰麓鄙之習以濟
其恣睢余聞內史過曰將興神鑒其德將亾神觀其
惡盍慎所以觀之乎修孝悌崇廉節急君上民之和
也神之福也乃有不吉不迪圯族斃倫反諸吾心明
若觀火尙中慙內縮亟反若爲歆神企社莫此大願

如曰明德弗務惟神用諂以僥福利是無馨香而有
讒慝匪長民者所以崇祀之意其明聽余言而念諸

吳萬全 侯官人

重修安賢祠記

浙嘉禾瀛壺沈大夫重葺安賢祠祠成屬不佞記按
祠在北關外里許古名謝家池至唐始創是名不識
所安何賢及查舊志乃蘓孝子仲芳修煉之所向來
止崇釋氏嘉靖壬戌邑侯仰蘧郇公增建明經樓中
祀李翰林太白張中丞巡杜秋浦牧暨孝子何公琦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八

李公經忠臣吳公景凡六人置有祭田收葺以來尙
屬草創歷歲已久祠宇傾圯大夫初定祀典申入蘓
仲芳改何吳二公於鄉賢又以歲僅一祭申公祭田
租春秋二舉茲又作而新之時適有文昌入夢因建
文昌祠闢崇報堂門楹棟宇煥然壯觀俾多士藏修
有所景行有自公餘日攜諸生講習其中有作而言
曰仲芳孝矣曾受戒跌坐而化非吾道盍去諸大夫
曰道一而已矣第患不入入則是因題函三真境且
謂多士曰賢豈易言哉必忠孝節義文章政事赫然

艷千百世而莫之或朽茲誦賢張公也忠蘓李也孝翰林也文章而秋浦也政事若罕覲焉爾多士生於斯長於斯耳而目之熟矣亦踵其芳軌爲國家用哉於是多士聳然而起有動於中悠悠乎興仰止之思焉若祠也不特崇殷薦抑且存憲章其寓意蓋深矣倘諸士者入不孝友出不忠義徒汲汲拾青紫爲榮肥計於文章政事泯泯無稱不惟玷厥先賢而亦非大夫葺祠盛意也余於多士忝有一日之長敬述大夫意如此云是爲記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九

唐文獻

華亭人

香由寺重修佛殿碑記

按山之靈者若三六七二無不梵刹有之刹有時廢而山之靈不改也山不改而刹亦卒不改雖不無廢興之相尋而廢復尋興則豈山與刹之靈哉蓋有所不可改者而後山得以邀其靈刹得以藉其勝所從來矣香由寺在春穀薦福山中山號江南第一意此刹此山當共不朽矣今所聞清虛上人乃知此刹興廢之凡云清虛與邑司徒施心寰君善司徒余乙聞

所雋士也司徒謁余道清虛之言曰此山之勝尚已
在晉隆安間陳侯日升來令茲土民德之詣闕乞畱
侯不得辭遂立廟其山之陽奉其先人香火因名香
火院未有利也迨唐武德間有金陵天界寺南宗師
者篤修梵行一夕夢佛語曰南宗南宗爾忘南來宗
蒂耶好去薦福師覺而診之不得所解已而知所謂
薦福者爲春穀名山遂往以居焉從鄉人習聞已事
嘆曰我其陳君再世乎顧比丘衆何以得奉宗祀如
來則我宗也如來之祀不殄則我宗祀不殄遂上其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

事於朝改建香火院爲今香由寺而寺始興矣曰香
由誌不忘本也邇傳唐天寶間而兵燹作祝融歛據
之矣此其興廢之凡云嗣后代興代廢不盡能記則
有唐咸通宋政和歟在畫眉嘴之塌碑與察院之鉅
版者其世可攷也而尤盛於明之永樂間師惠旋實
大起之時永樂三年九月皇后崩詔天下名僧修設
國齋師大振法力有天花繚墜玄鶴遶舞之祥上大
悅勅賜聖旨一道法華經一函泊玉杵紫衣諸物標
號第一名山大興梵宇宣德間復圯迨今隆慶萬曆

朝師海鎔粗復遺制而清虛上人繼之時司徒君理業其中司徒雅信如來好行其德與上人講方外之業捐貲爲天王像殿併庀材具重修佛宇會邑侯失藉震區劉君郁寰後先來無不雅重上人者爲之募募建而寺遂大興矣余乃憮然曰以若所言詎利也乎哉知是解也可以悟性可以證佛矣蓋如來法門盡空諸有而歸之乎不生不滅此義作麼參取難言矣藉云不生只此是滅何名不滅而此滅處還從生滅藉云不滅只此是生何名不生而此生處還

從滅生不生不滅二語拈處便成生滅何言不也噤夫生滅二相固卽興廢二相耳令佛之性直不生滅已也則如斯利者將遂不興廢乎哉余嘗參之此政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無住而生其心則亦無住而滅其心矣不住於生是名不生不住於滅是名不滅生滅在境不礙於心生滅在心不礙於性生滅在性不礙於空非有二相亦無二時故知興廢之由可得生滅之解知生滅興廢可以談今日之利今日之興與爾而昔之廢也胡爲乎來哉昔之廢廢爾而

今之興也胡爲乎來哉總之其廢其興都無實相者
一國歸諸不生不滅之內也已清虛慧通請以無
旬立宗帝永鎮於薦福山中萬曆癸卯季秋中浣
且

許夢熊 邑人

重修城隍廟記

帝王經理群國既以厥方保障屬之守臣復建祀城
隍以默翊守臣之治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行陰陽
而成變化然後事功立而民庶安此古今識治體者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一

必於祀典加之意耳南陵故無城垣而有其神祀自
長垣郃公修城繕隍而神始憑依顧後營構以意爲
制堂弗應扉位弗拱邑並不宅后土匪直無當堪輿
之理抑於神正直是與厚宅庇民之意殊未稱焉是
宜頃歲災沴頻仍雨暘弗若四境皇皇凋瘵載道而
來邑大夫之憂也大夫嘉禾沈公以庚辰名進士視
陵下車日祇謁神廟四顧憮然而時詘靡舉乃與神
誓曰凡吾所爲民計者神必知之神宰相予以圖吾
民民安而神安矣居數歲時和物豐政平人若凡倭

所咨嗟籌度若或救之所願望祈禱罔弗應之是侯
之精誠足以通神明之德而神之靈貺昭鑒不爽有
如此也侯於是捐俸經始而闔閭閭爭相効助侯
曰可矣乃登陴揆景審勢定方自室徂堂緣庭徹戶
洞然見鬼神正直之心左擁藍障而右迎天柱卓然
政教文明之地若張翼焉遶玉帶而北鎖合重關龍
偃虎踞而廟之址當其中堅敦大宏裕巍然宅衆師
而厚福祉矣至於廡樹兩觀示小民禍福之應而洩
鬼神之情狀侯之務民義敬鬼神又若是其不違俗
而慮深遠也是役也釐百年之蕪陋於旬月之間財
不費官帑力不煩徵調而廟貌忽新香火忽盛歲時
伏臘都人士女樂賽報而蒙福祥凜觀感而動懲勸
禮樂鬼神之用相禪而不窮侯之爲貽遠矣可尋常
興作語哉

劉有源 邑人侍御

移建儒學碑記

陵建學國初至嘉靖甲子與崇教寺相易寺卽今學
宮址也蓋議者以縣治氣脈來自西南二水夾護

遷而寺址當其勝是宜遷於茲於是長垣郛侯爲之
遷焉特廟仍佛刹南向民居錯雜明堂阻塞忽居廡
化爲灰燼人咸謂事非偶然者第門址雖拓而水局
尚遠文廟不無深沉之患今上御極之十一年嘉禾
沈侯在事兼知其弊亟移而前不謂格於細人僅十
武而止識者辟之掘不及泉猶棄井云相等數十年
後士多從郡國或鄰邑起家而本學纔三四人則人
文湮鬱不振所以人人能言之要無如傳舍其官者
何也歲癸丑東粵黎侯太玄令陵未朞而百凡釐飭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四

里之人私相賀曰積弊可興是在今日適明倫堂圯
天示振新之一會管君五陵戴君浴日偕諸士輒造
侯請而不佞亦叨陪末議侯慨然捐俸倡義鳩工庀
材應仍應更一一區畫越乙卯而事告竣矣向之半
壁櫺星今爲聖廟向之聖廟今爲明倫堂齋廡門垣
煥乎一新而前臨水局氣象更覺開朗夫乘氣迎水
學宮兩據其旺從今陵士宜其鵲起爾比秋闈果得
雋一人此其明效可概見矣諸士屬余記之余曰文
運因氣運爲盛衰至其自衰之盛必有人焉幹旋轉

移之今日者轉移陵運之人微俟其誰乎夫參補風氣以興賢造士司土者之責也而修行積學以振靈發駿非司土者之責也余竊見談性命者曰某宗良知某主居敬學問固止此也意謂撻觚之士率多浮言一登仕途半是標飭吾以理學倡明庶可轉移未習夫不問其轉之之何似第謂吾之躬吾之筆不足以當彼之舌要未肯降心以從雖然今之士行何以漸不如古今之文體何以漸不如初從此思之吾須自用轉法不必從理學借之途更不必從理學家禁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五

之口何也天下真文章真事功正是真理學原一而非二第總向詩書中見聖賢之神理見豪傑之品格而吐詞錯趾毫不踰其幅則文浮可醇行駁可粹卽道學之僞可以爲真轉移一法大力者負之而趨詎脈氣之抑鬱獨返而倡明哉况脈氣不可知而士習則可知不可知者且人挽之而可知者以天委之必不其然則吾陵固已人撻其轉移之權而取巍科登鼎席濟濟焉以乘此昌隆之景運庶不負在事者作成盛意乎是役也宣義募貲則省祭王涓陳素見等

督工治事則耆民姚漢王大補劉維諭管穰等備書之以風來者其捐助多寡姓氏亦另有石在

杜繩甲

邑令

重修學宮碑記

攷南陵學宮舊居籍山橋東規模逼隘弗甚備也後度其地廣其制西移崇教寺址漳水環遶於前塔擊壁峙於左廟貌倫堂賢祠經閣巍峩掩映一時獲俊咸稱極盛由今思昔未嘗不嘆前宰荆葺之功懋也踰時風雨飄搖棟折几筵幾與苔莓相親掌文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六

教者慮弗稱嚴祀明教至意方與諸弟子員庀材鳩工極力鼎奐之適是歲盛夏余濫竽茲邑初謁聖見經之營之孔亟也曰是將以崇文作人貞志乎於時學先生諸弟子員卽以臻厥成屬予予維茲任大責鉅兢兢不克勝是愬然又以身在地方欲郤卻不敢乃唯而言曰予先是令滇之元謀亦曾建學鐫記頗著成勞彼古夜郎地耳文教覃敷尙不致狹小貽阻豆羞矧茲畱都望邑今茲之舉復獲我心耶學先生旣不憚乎倡始予又奚諉於圖終第大厦之摧非一

不之需出自贖鍰計爲箕歛非體也予自捐助積俸
若干貫學師金諱之曠姜諱志峻張諱駿業各捐助
若干貫一時勸義若素封大姓若士庶稱量而輸分
滴成河聚塵足嶽遂觀厥成前聖廟後明倫堂及兩
廡齋名宦鄉賢祠儼然爭休前喆矣是役也計費金
錢一千七百兩有奇經營督率終始其事者學師姜
先生實主之倡義募貲則庠生何其佳朱一清等管
工則耆民周應聘汪大傑始工於崇禎九年十月視
成於崇禎十二年三月行將詹穀修奠特先期碩步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七

之厥材孔良厥采孔章厥觀則幽邃以軒爽端嚴以
袤廣一時之人置身其處潔清中來無不歌奕奕而
美斯舉也咸復謂予不可無記以激發來茲予謂學
宮祀聖人也祀聖人者教後之學爲聖人以明人倫
者也明天子當四郊多壘弗挾秘黃石獨立孝經崇
小學環橋誠語亦爲國家士倫節罔敦處非孝子出
非忠臣宋元祐間程伊川定學制司馬君實立經行
科熙豐之習一變建淳熙後猶有以名節不立緩急
無所倚仗爲憂抗師而除國難者蓋倫理修明忠烈

之賜不能已已爾終童闕下請纓李稭布衣統
豈素周旋於師武臣力際哉綱常之大旣講肆於讀
書言志忠孝之性自策厲於筮仕入官則予之相
肯構固妥聖靈尤望夫學聖人者聚辨有地體驗於
事君行己之正不第期以芹藻飄香而已後之士人
作而行之大業與鬻宮片石鼎峙岫嶠則予將以藉
手南陵一令者爲先聖之殊錫因集詩以卒章遐不
作人克配彼天新廟奕奕以雅以南夙興夜寐遠猶
辰告青青子衿載色載笑小大稽首稱彼兕觥明明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十六

天子四夷來王於論鍾鼓屈此群醜保此家邦豈樂
飲酒

皇清

荆其惇

丹陽人

重建藉山亭記

山之以名傳者勝流韻士登嘯咏和皆足紀盛而境
內風氣宣鬱不與焉宋元祐中里人紀叙邑治曰其
鎮藉山其浸漳淮則吾穀地靈鍾聚嘉禾沈侯所爲
考據舊聞察眊形絡而崇斯亭斯以貽令圖者其成

績偉著不可泯矣蓋仁人殫心政治凡事之有關典
者無纖鉅不周悉究度節遵會艱繁不遺餘力自
茲六十餘年邑俗榮瘁視諸務振弛必秀曠蓋猶能
縷縷述遺事建我河中聶侯以少年名甲第來蒞茲
土適逢戎馬之時人民未定縈懷休慮百倍晏寧捍
蔽綢繆昧晷遑息乃卒賴當機沉密威德咸孚靜鎮
從容而俾九壤窮黎不禦免鎗甫期政成人悅益嘉
與澤宮子弟簡括前型振起衰敝飭良策駑題品輒
佳簾闈拔奇人知所慕一時髦俊霞標雲蔚而藉山

書院久傾翳於榛丘灌木之間者至是復營構維新
易材增飾亭因舊址竦麗華巔自堂及門敞換逾昔
非嘉客過從及英彥較莚未嘗以酒壘茵席自謀清
豫曰吾以欽挹前徽式昭來哲嘉禾不云乎匪直榮
觀將俾却風沴衍生氣則猶是培養吾善良吉士之
遺意也嗟夫沈侯百廢具興時方寧謐今馳旅環經
隣烽相望侯朝峙芻糧夕持闥堞左握方田勾股之
算右應簿書徵發之文而撫字彌周談經不倦斯亭
興復洵哉烏可以無記乎爰從庠士請書授鐫諸石

若夫瞻眺林丘會心不遠群賢聞道思立情復何極
高山在望又奚藉夫予言侯諱玠號輯五山西蒲州
人癸未聯登進士

許允成

邑人

楊邑侯均役闡解碑記

代某作

南陵編戶爲里八十有九每里歲輸一家董公事爲
里長所領解額有活鹿桑絲芝麻北運南安米豆郡
邑倉儲等項其初輕重大約相等無大困者奉行日
久乃有苦樂不均之恨有苦樂因有避就有避就因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二十

有偏枯巧黠辜其安便貧瘠疲於重負數十年於茲
矣近又有本色之徵亦以里長領解里長已各自有
解矣解復有解一歲之中勞民至再此皆疾苦之可
念者也關東楊侯甫下車察知其弊卽有慨然更制
之意習俗狃於故常莫有當侯意者歲乙未孝廉許
君允成何君天駿建言以請於侯侯欣然曰此予志
也爰率薦紳吏民詣城隍殿誓神定議曰某者如飴
裁而併之某者如茶析而均之某者累重畱數人分
任之而某家某解悉拈闡從事不以一毫私與其

議畢遂榜爲令夫爲吏以便民爲稱職而便民之
有大有小在一人者一人感之在一時者一時感之
侯斯舉也酌之當行之斷往日所爲苦樂避就膠固
不破之弊一朝除去如掃重霧自茲以往陵邑八十
九里何一非侯飲膏戴德之人亦何一非飲膏戴德
之世哉侯令陵以來簡徭平賦慎獄省刑諸凡興利
除害善政不可枚舉而此尤彰明較著者用是勒之
石以志侯績且令後之人踵而行之有所憑依而遵
守焉侯諱必達號聲振關東遼陽人也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二十三

佟賦偉

襄平人郡守

新定南陵縣大學碑記

人才之興也欲知所取先視所養學校者聚天下之
士而教育之厚其根本廣爲羅致以應國家之用也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近代京師辟雍
而外於直省所隸諸府州縣無在不有學又因其縣
區爲三等曰大學曰中學曰小學皆領以博士督學
按試其弟子員歲科高等與童子取入附學者文武
各有定額著爲令載在禮部督學如其數上之原

置學之初得非以風氣不一人才多寡亦因之以殊
故分別差次正以兼收並蓄昭示均平而斟酌變通
之宜鼓舞激勸之意有隱寓其中者乎洪惟聖朝
御宇庶政維新而學校規模多采勝國我

皇上崇道右文遠邁前古凡春秋兩闈廣額特科屢
昭弘獎於入學之數復邀恩命增加士生斯時靡不
爭自濯磨以期沐浴於壽考作人之化余來守宛陵
屬邑有六而南陵居次人文財賦實爲望縣顧宣與
涇皆大學而陵爲中學一日與故光祿蘧菴劉公相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二十一

見公慨然曰某於此屢與鄉人請督學諸公入告未
之行也惟公一言以爲重余領之閱十年所會莆陽
林公之濬來視學余力爲請乃於試畢拜疏曰臣伏
見皇上久道化成海內士風日新月盛今江南南陵
縣雖中學臣兩試見其文浮於額甚壅滯可憫茲據
知府臣佟賦偉詳請前來臣謹會同督臣撫臣伏乞
如河南學臣湯右曾所請例改南陵中學爲大學

上乃下章禮部禮部臣奏覆得奉 俞旨自是宛爲
大學者凡三云陵之紳士咸以記請余惟豪傑之士

視所自立何如耳陵之在昔其處爲碩士出爲名臣
蓋皆非資格所限而君子之生其鄉者尙思弘登進
之路俾後起者相望於無窮也光祿公立朝數慷慨
言天下事及致政歸無一語干人以私而獨於邑中
人才欲舉數百年積鬱而疏通之自宛平高公裔視
學以來三十年間皆倡率鄉人與其子弟以請海寧
楊公中訥銅仁張公元臣皆允請行會其去不果事
機寢格光祿公垂歿猶有遺言而後人能遵之竟成
其志可不謂難歟於戲先聖有言觀於鄉而知王道

南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二

三

之易陵雖一邑要其風氣蒸變駸駸日上皆

聖天子高厚教養之澤所旁皇周浹其務益相與淬
厲以庶幾稱塞闕門籲俊之至意將經明行修道德
文章之士接踵而出莫非我國家之楨幹也豈特鄉
先進所深期抑守土者有厚望焉是舉也申請則邑
令宋君廷佐核報者布政年公希堯總督常公鼐
撫李公成龍皆移會督學其議覆則禮部尚書吞公
味陳公誥侍郎王公思軾而給事康公五瑞宰陵邑
時嘗豫斯議也於中朝贊尤力余特以承乏領郡與

光祿公往復誠度故樂觀厥成而爲之書歲月俾後
有考云

望工樓記

望工樓者南陵劉君念庭之別業卽依水園西軒而
構之者也君王父故觀察使世稱工峰先生邑有山
曰大工直西郊巖巖天半爲茲方鎮觀察晚以爲號
君父封承德君歿太學觀察季子也嘗於居第中葺
一室曰望工誌終身慕焉至君乃復爲是樓云余每
至縣輒過君所觴咏園中見研山施公繹堂沈公諸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十四

名家題贈愚山施公有詩云萬卷坐深樹孤亭收碧
池爲追和之旣登樓則山水之勝羅列几席隱隱見
西江及九子諸峰君指大工述樓所由名曰祖父襟
抱庶幾常目在之余以是重君之孝思而於觀察之
遺事尤有感也考觀察萬曆中成進士初宰巖邑其
入爲御史也凡歷四朝當其時明之國是日非黨禍
日起君子與小人爭廟堂復與宮闈爭遂有奸邪倚
宦官以傾善類士大夫陷危機者多矣觀察方當言
路爲醜正者稅轉外未幾兩召臺中卒出爲按察

竟歸終老林下人且謂所遭之獨幸迄今讀其奏議
其中貴擊宵人不遺餘力其不爲楊左諸公者偶也
而剛正之氣固與諸公並存天壤矣至若存心平恕
忠厚居官持大體不立威名致政後尤澤及其鄉嗚
呼此所謂身名俱泰而後賢世食名德之報也詩有
之維桑與梓必共敬止承德旣奉觀察之志行以淑
其身以訓其子若孫而君於此復一舉目而不敢忘
焉高山可仰豈其望之云乎蓋繼述之善具見之矣
夫古之孝子有父名石而終身不履者今觀察以工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二

三

山爲號而再世望之其不忍之心則一也余故樂爲
記之而因推觀察立朝大節以附於論世之義焉
宋廷佐

南陵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郡邑有城隍神猶郡邑有守令也神職陰守令職
湯厥任維均而有時職陽者所不及知則賴職陰者
以默啟之昔嘗聞之矣乃觀於今則聲靈赫濯莫有
過我南陵縣城隍之神者歲壬辰余奉 命承乏斯
邑謁神蒞事卽矢清自心以與神相質證不敢自欺

欺神以欺民也故凡有禱祈如響斯應乃者於分界山事尤有異焉分界山距城三十里與涇壤接驛遞旁有店以宿行旅之往來一日居者行者群見前池多魚或躍或沉或浮競取之不一得因以桔槔涸其水則見一屍在焉睇視之乃被殺者余卽日往驗歎曰有是哉是殆死者之寃之求伸也不亟寤治之不可而又恐多累無辜也齋三日禱夢於神恍惚中神語曰一朱人二木人寤而飭役密訪居人姓名有楊姓而棟其名者余曰得之矣捕以來一若神預禡其魄者然不待訊卽吐實謂有遠郡販豬爲業者姓尤名三嘗止宿其家歲久情洽橐中物亦間出示之某月日復至燈下見其白金粲然醉而殺之沉於池石壓焉噫異矣哉兇人洵二木矣一朱人何居蓋朱與猪同音神直謂一猪人耳被害於癸巳年十一月某日發於十二月某日獄具論抵如律於是邑人驚相告曰此疑獄也第片言折之不枉不蔓殆所謂如神非耶而余固尙有焉使神不以夢告余烏從知哉而特以神之靈應如此其昭昭也尙有愍不畏死如若

人者不可不記之俾世之爲善者猶有所恃彼爲惡者亦知所自警也

重修南陵縣城碑記

民勸則易治力衆則功成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然以堯舜之世其仁如天其明如日猶不免於洪水有苗之害可見德之盡化功之易成也爲甚難古之良吏治行稱第一者莫過於龔黃召杜數公當是時也政教行於上士民勸於下合衆力而成一時官民遭際之盛後代罕有其匹所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以千百世而下人猶誦之者不衰我南陵乃漢春穀地歷吳晉宋齊至梁武末而南陵之名始定南陵治邑前秋浦後姑孰右襟長江左帶徽歙居金陵上游爲豫章孔道誠巨區也舊治并入蕪湖而分析於繁昌故邑定九百五十餘年而城池未建至前明正德間前令胡諱文靜者始甃石爲城設立四門以通出入至嘉靖癸亥歲前令郜諱永春者方始毅然興舉鳩工修築下設闔竇上建樓櫓以成一邑之盛以補前代之缺自此方始庫藏有託倉獄有賴觀瞻有具

保障有資人心皆有恃而無恐溯自嘉靖癸亥至今
庚子又已一百六十有九年矣予壬辰歲奉命來

宰是邑到任三日循例閱城因見雉堞殘缺樓櫓傾
欹俯視城下圯者更多不覺惶然若失曰城乃民生
護衛胡可聽其毀敗若是哉隨詢吏役以不修故曰
官貧民瘠無力興修復問度費需用若干對曰前侯
已奉部文佑報約非千餘金不可予嘿然自忖卽使
茹湯飲水全節俸薪以爲費亦須數十年方能畢事
世間寧有宰邑如是之久遠者哉鬱結於心苦無善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策嗣於甲午邑旱民饑乏食詳請題賑以免死徙隨
奉上憲檄行日請題尙須時日宜勸紳士義民首先
捐助以救斯民於水火予奉行勸輸邑紳光祿遵庵
劉公率先倡首士夫黎庶爭相繼之踴躍報捐道不
旋踵雖多寡不同然其蒸蒸向善之心則一噫嘻斯
民歟豈非猶有三代之遺風歟時因本境穀缺捐者
俱係折價以備採買殆至輸納未完而賜賑 皇恩
已下比開常平散給此項遂陳而未用核其銀數共
一千六十四兩有奇因而謀之紳士移以修城僉曰

賑饑功在一時修城功在百世且以救民口腹之貧
資移爲衛民身家之實用胡爲不可俟宜急行勿疑
予遂殫力發修因其功程浩大至戊戌六月方將告
戒不意涇邑蛟發禍及我郊成者復傾較前爲烈予
復竭力措貸督工併力又越二歲而工始告竣嗚呼
此城若非當日士民之義捐朝廷之賜賑烏能有此
鉅力修復舊觀重固我南陵之保障哉予宰陵九年
毫無德澤加於士庶可以希冀媲美於龔黃召杜諸
公而今得衆力成此城功完此夙志其一時官民遭
際之盛豈不與諸公異時而並轍也哉故爲文勒石
以紀其事云

黃將軍墓碑記

南陵之有黃墓舊傳吳偏將軍黃蓋公覆葬地在北
郊三十里外與繁壤接而介大河有渡卽名黃墓兩
邑志皆同蓋南陵自漢爲春穀而繁昌晚唐析置所
載古蹟宜其一也余來宰邑初祀名宦見將軍與周
瑜周泰主咸在焉以其爲春穀長故則此之傳黃墓
信有由矣抑余考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補注黃雲

陵人漢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少孤嘗以負薪餘閒學
書疏講兵事從孫堅破走董卓屢平山賊自長春
歷丹陽都尉中間凡守九縣所在平定終武陵太守
卒於官乃土人稱此爲其墓何耶赤壁之功志附見
周瑜傳又言黃當官決斷事無畱滯國人思之至圖
畫其形四時祠祭庸知非此邦之民追慕功德而葬
衣冠以期不朽歟今學宮與二周合祀復何疑焉且
夫功疑惟重禮疑惟厚仁人之用心也使是墓而誠
爲將軍也江表名臣丘隴所在固宜採樵有禁卽不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十一

然以公覆三國之英名直能庇千載誰何一坏之士
亦豈不足以厲世摩鈍使知丈夫貴自立乎哉昔謝
惠連祭古墓呼之曰冥漠君今明明黃姓流傳最久
余安敢逸乃遍考舊文特標古迹庶幾深護惜云貴
康熙辛丑仲秋

新定大學碑記

今上康熙五十有六年十月督學莆陽林公以循例
請廣入學之額拜疏入告蒙恩頒部議越明年之二

月禮部

題覆奉

旨俞允於是陵邑紳士

庶懽怵鼓舞頌壽考之作人沐菁莪之雅化勒石學宮以誌弗朽而屬佐爲之記佐不才承天子命來宰是邑八年於茲竊喜躬際盛典與有榮施其曷敢以不文辭用是溯厥創始之由與夫樂成之自書其大槩俾後有所考焉我

皇上樂育人才湛恩汪濊無遠弗届至於學校尤多加意而莫爲之舉無由上聞然則邀至聖之愷澤而開數百年未有之舉垂萬禩無窮之利者其又生斯土與守斯土者之責也夫邑故光祿劉公以名進士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筮仕中翰晉階至光祿鄉致仕立朝十數載以直聲聞以亮節顯功業卓卓照耀宇內至今無不知劉公者年未五十卽致政歸里奉太夫人以孝稱尤留心於桑梓凡邑中利弊因革莫不聞諸當事悉次第行之惟廣學一事則格於成例時切耿耿一日讀邸抄見河南學政湯公右曾疏稱陝州葉縣俱爲中學錢糧倍於信陽等大學之州縣將陝州葉縣改爲大學禮部議准奉旨依議公勃然曰是我邑之幸也蓋寧屬邑有六宜涇舊列大學陵則倍涇顧居中學於是

倡率多士呈請督學海寧楊公會楊公以事去不果
行嗣後銅仁張公莆田余公相繼呈請皆不果行歲
乙未之九月公以老病卒於家彌留之際尤諄囑後
人越明年林公來視學公子運灑沛澆燾皆克承先
志不惜勞瘁或經營文墨或奔走四方詳核無訛乃
以請之佐佐申諸府府申諸司司申諸院於是林公
會督撫以入告焉迄今陵之人士樂觀厥成無不欣
欣頌

聖天子高厚弘恩而並感劉公之能倡導乎前與夫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公之後人之能善繼夫後也鐫石宮牆以誌南陵大
學所自始云

重修儒學櫺星門并丹墀記

皇上御極之二年特發帑金重建闕里先師廟復
詔天下府州縣舊有學者自一介以上聽其隨力樂
輸重加修葺所以行禮樂宣教化使士君子養三老
五更以昭崇儒重道之意典至盛也先是陵邑頽宮
以歲久圯毀余與秉鐸章君勗庵倡率紳士謀所以
新之至是奉 詔倍加踴躍鳩工庀材歷年告成殿

廡弘敞改於舊觀其廟前之櫺星門與殿前之丹墀
故西門張氏所世守者也蓋張氏之先有兄曰昭字
斯明弟曰斯字斯晨者世雄於貴明成化中因櫺星
門舊墜以木而屢壞不惜數百金以石易之又以大
成殿丹墀故陋弗稱取甃於陶歷數月復告竣所費
又數百金時莆田黃公仲昭爲之記所以嘉其仗義
樂善而以富而好禮稱之且以彰其後嗣之振振繩
繩以爲積善慶餘之報至今詳載邑乘歲甲辰因重
修文廟而張氏子姓向余請曰櫺星門與丹墀吾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祖斯明斯晨兩公所建造者也苟不易舊更新何以
與殿廡相稱生等願毋取公費復獨力任厥役於是
竭誠殫力選石命工越歲而落成焉嗚呼如張氏子
姓可謂善述人之事者也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斯亦無可如何也况其爲代遠年湮者乎張
氏兄弟讀書知大義不惜厚費以成盛舉迄今二百
餘年而其後人卒克負荷嗣而葺之又從而高廣之
詩曰君子有孝子若張氏者真可謂有孝子矣功既
成請記于余余旣嘉張氏之不墜先烈而并望乎邑

之人之繩其祖武者得以有所聞而興起焉故記之
如此間

劉大楷

重建城北便民漕倉記

邑有令治民事也治民事則必視事便于民者爲之
便可創也便可復也不惟便之圖而因循于目前苟
且之計非所以爲民治事也南陵田賦之事莫重於
漕勝國時儲於邑之北距城十里有奇所謂倉前是
也其時丁弁不甚作威勢又兌於近地省舟車費民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十四

稱便焉後改儲蕪細民不克自交於倉率里之長受
於民而運之蕪滋煩費矣交兌時里民畏丁弁如虎
狼丁弁甘里民爲弱肉又在官之胥役與爲關通不
饜其饜養不止自西蜀屈侯改爲官兌丁與民不相
見其困稍甦而運之蕪者如故也歲壬戌杜侯來治
陵甫至悉心採訪擇民之大利害而興除之先是屈
侯奉大中丞檄草里排專行條編法包攬之徒無利
乘其間謠詠侯乃集紳士於庭多方籌畫務爲盡善
而邑中如位齋允人五清左星諸君子亦皆力贊侯

被群疑持獨斷而行之勒石永垂以志大中丞嘉惠
民之意而侯又念漕法未便既兌之自官而仍運
之自民用里排則包攬難除按戶口則瓊襍無緒卽
不得已置舟沿河就近交收而往來之無定雨雪之
不時民無便焉仍用紳士議因倉前舊址而修築之
乃請之大中丞報可以五月朔興役四閱月而告竣
厥分東西各七虛其二駐守候者足也有廳便蒞事
也室便偶憩也庖扁不以食擾民也額曰便民漕倉
紀實也由是四境之內擔石者升斗者踴躍輸將旣
不識丁弁爲何物卽包攬者亦絕跡焉而侯又得以
時稽察胥無所容奸則是倉之復建侯之爲民圖便
何如也是役也其經費盈縮侯一以委之左星左星
視公事如家事任勞爲最董之者某某工胥某亦與
有力焉旣落成邑人緘書於余記其始末余嘉大中
丞條編法吾陵行之獨善而侯又委曲爲民便如此
此不特爲閩里幸而朝廷得長吏愛養斯民爲快

可慶於是乎記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十五

清弋江築長堤記

江上惟吾宛與歙與池皆小國而兩郡以宛爲絕流
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
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谷走平
陸湖澤洶湧至青弋江而甚民田廬被患從此始青
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亘其中大於諸水故名
其東隸宣平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
陵獨受之正當其衝然自青弋江以上舊多棄地水
性猶疏緩至是則兩淮各倚隄障爲固水陘隘不受
策必湍悍悍則爭爭則地險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十六

澄清菑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我使君佟公
以是冬奉 天子命來蒞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弛
徵發廩盡返流亾明年冬作將興下教諸令長曰其
各以先時修築俾民趨事旣而吾陵人因青弋江決
口數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
周咨父老則羅拜馬首咸呼號曰東北鄉當縣田賦
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皆懸此百丈之隄也公
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瓴此隄一決則其

下一無能禦者矣是舉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以一

獲爲之壑奔騰衝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
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乎於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
令方侯震燁詳議又檄巡檢董君律監修而任諸民
之善率衆者公屢至此徒步周視方廣高下捐俸食
民爲慰勞苦而諭以有備無患且念其力罷也別有
調遣以傾助之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鄉人以
公深仁厚澤與國初蔣李諸臺並溥惠茲土若不載
貞珉何以示後乃請記於予蓋嘗考邑東鄙有大農
陂唐元和中觀察使廬坦以平國令范傳眞假南陵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七

而修復之者常司農瓘爲之記所謂驅江波六十里
歲溉千頃蓋當青弋上流今其遺跡不可彷彿讀斯
記如見其闢蕪莽引縷鍾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
爲民之勤至夫旱澇無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
之利厥功一也乃若熊轡畫戟不後於廬猶俯而循
范氏之事公蓋自以爲守土親民不忍濶絕真古大
臣之用心矣初瀕河諸隄旣各自築而內地以利害
一體歲有協修久之非鼓譟滋擾則號召無應者遂
交病之公一以誠乃皆齊力僇王不扶一夫而事畢

舉雖然繼之則成功何以無隳國家方簡循良咨岳
牧潁川渤海之治聲聞於朝公之已溺已飢寧私一
郡吾鄉人其無忽此成勞度幾永食公之明賜乎特
愧予無常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人已事而詳其
地勢與水道以脩當事之考核且用知公之爲政卽
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體要焉凡類於是皆可書也

南林柘林湖永豐社倉籍記

夫事有效於古而不可復於今者雖意美法良僅存
之論說不可見之施行縱豪傑無如何也若夫效於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三

古矣而又可復之於今一人倡之群人和之則雖被
之方隅僅稱小補蓋藹然道德一而風俗同焉苟得
其人豈非盛舉哉余於汪子師退社倉之設不能無
感焉粵自三代以還阡陌旣開井里星分碁置規而
一之其勢萬難故雖橫渠與諸弟子討論數年擬買
田一區行之一鄉而究不果歷代變更非一如董仲
舒之限田北魏之均田林勳之政本書其論頗善猶
近於古然議方典而旋阻令甫下而遂停豪強兼并
之力貴戚廢置之權官吏出入不一手上下朦蔽習

如故卒難久者此古今沿革之局勢也若社倉之法
創自朱子初試於崇安之五夫里數十里中民不知
有水旱三十餘年後孝宗頒行諸路翕然大效民用
永利緣其法聽民自爲歛散無公家督迫之擾便一
歛散以時無胥役留難之苦便二費不多而行有漸
便三相其盈縮耳而目之近在咫尺不煩稽覈便四
鄰里親厚救災恤患相依如左右手便五有茲五便
行之五夫里而效諸路而效使行之天下後世亦逆
知其必效而卒未聞有大收厥效者何也蓋規畫須

南陵縣志

卷一三

藝文三

三五

準成法而措置全在得人待其人後行此又古今得
失之權輿也余邑汪子師退少以孝友聞乙酉登賢
書足不涉公府讀書味道毅然以古人自期許余敬
而異之常命兒子輩切磋就正太守佟公察其賢聘
延其禮貌有加每銜車行縣輒謂余曰師退真君
子也歲時歸休偕里中素心者講敦睦善俗之策思
復行朱子社倉法秋杪以柘林湖永豐社倉籍記見
示反覆披閱洞悉本末痛指利弊所頒設十數條皆

時務要害而大旨則以正人心維風化爲本籍

上溯祖父旁列昆季下逮子孫序年齒以明長幼登科名以誘後進擇賢以集事因事以課功勸其善戒其不率意美法良噫真盛舉哉夫里有仁人君子邑之幸國之慶也語曰合抱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師退創之諸同志相與力行之將見朱子遺徽永永不朽以式一邑可推之四海可余老有志焉未逮拭目以俟其觀厥成矣

康明府修學宮記

今上慎選親民之吏於郡邑長賜之陞見詢其家世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

資格覘其賢能而後授之位恩至渥也一時牧民者類能謹官箴勤職事爭自濯磨以仰酬上意然質分所及短長不相借求其矯然軼衆如吾芬洲康侯真近今所罕覲焉者侯以進士來蒞吾陵凡四載於茲守潔而行和識敏而才果善政不可更僕數而殫心任事如倡修文廟固其一也夫邑有廟以妥聖靈嚴典祀講學行禮明章軌物由來重矣第陋習相沿修葺之舉大都視爲故事長官給募簿令遍告於紳士

姓庀材鳩工委之下吏之手一切聽其出入而莫

又侵漁半肥私橐塗朱瑩白取飾耳目觀而已以故
今歲報修而閏歲告圯率以爲常侯始至慨然力任
爲經久計首捐清俸擇鄉耆之愿恪者董其事材必
堅工必固棟折謂其朽於松也則易杉而永之瓦甃
謂其敗於土也則蔽椽而輕之出入纖悉必書尤不
時躬親省視故力半而功倍且當是時天子方巡
狩東南四方翹首望幸陵戒途所出帷宮帳殿委積
芟芻受命於上官豫儲惟謹學宮之役鮮不視爲緩
務而侯長才異敏措置裕如馨鼓弗戒侖與聿新并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

以餘力繕完啓聖名宦鄉賢諸祠君子謂侯於爲政
知所重實殫厥心矣其他築城置堠平道浚渠釐實
徵清飛詭威行愛立馴至獄訟衰減公庭靜謐官衙
蕭然以其休暇論文講藝乙酉闈中所得皆知名士
咸服其鑿拔精嚴云國家甄叙官方求賢如不及若
侯者寧尚久稽州縣者耶間嘗覽邑志唐順陽范君
宰吾陵時所爲大農陂常瓘記之稱其可以灼當世
而芳千古比之西門豹治鄴名公治上蔡謂足以對

無愧而隣治之著聞者如有宋夏侯希道爲繁邑

令大治門垣宮室更立學校南豐曾公臨川王公亦各爲之記夫范夏二君之爲政亦僅措於一邑之間而數公者皆極言其賢徒以爲縣之得令爲難而能爲古之所爲者不可以無述也矧予於侯親沐其休光而熟悉其行事又斯舉竊與有聞尚安能默默已也耶侯旣自爲文以倡而予爰摭其犖犖大者牽連書之如此丙戌菊秋

黃學懃

邑人刺史

重修黃山橋記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學一

邑之西七十里有黃山吾友孫君介若之廬與相對有溪焉源出雙龍井至是稍大其旁之田資以潤者數百頃其介於孔道者則需橋爲最急故孫氏之祖以石甃之肇於宋淳祐丙午葺於明成化癸卯重葺於今皆孫氏之爲也功旣成介若屬予爲之記余思苟有濟於物則事無大小必思永諸後况其來自祖宗者哉斯橋雖小往來者踵相接也使任其廢而不修修而不堅且好則此溪之滋害者多而厥祖濟物之功亦無以續夫爲子孫者沒其祖功而又使造物

之有利者不能獨其害則有損於仁孝非細卽別號
稱存於權與力之所難爲亦皆不足以爲勲則斯
之廢興於孫氏不誠重哉此介若諸君之所以惕而
且以冀後人之克志也誠不可以不記記曰橋居黃
山之右其長與廣厚悉如舊用石方役工諸
所費估銀若干兩始於某年季春甲子成於季冬庚
子倡之者介若諸君佐之者其近祖四分之後喬鳩
工者僧本念也凡有助於斯者皆列名於碑左

王

肅

邑人文學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十三

水龍洞記

呂山之西車山之東有湧珠泉淮水之源淮水之南
去十里許則漳水之源出焉其名曰水龍洞今歲穀
雨後予觀湧珠泉樂而記之越七日廼與客同遊水
龍洞客曰此奇觀也子其記之予曰無庸記也客曰
湧珠泉可記茲獨不記何也予笑曰何庸記也將記
其水之色瀏以清乎抑記其水之聲大者窾坎鏗鞳
如鐘鼓小者淅瀝如瑟箏或記其石洞之高廓而屈
曲邃深而無所止極乎抑將記其洞之層壘者嵌空

玲瓏卽雕鏤繪塑而莫可測乎又或記其洞穴之流
泉混混而來杳不知其所自乎將或記其山勢之馳
奔雲矗來也蜿蜒止也蟠踞乎抑或記其山色之倉
翠巖狀綺縮繡錯爲天所鍾異乎又將記其山巒之
石突怒偃蹇負土而出者爭爲雄勢乎抑又記其鉅
石之獐然側立如猛獸奇鬼不可逼視乎凡若此者
遊之人類能記之矣予何庸記也雖然吾豈遂無所
記也哉是遊也春日遲遲惠風和暢則遊之時可記
也借遊十人冠者五童子三僕僮二則遊之人可記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四

也戴輕涼之冠衫單袷之衣則遊之服可記也時而
緩步時而疾趨時而策蹇乘肥則遊之勞逸可記也
隨從者或携屐或執燎燭或持火炬則佐遊之器具
可記也始焉矚其淵繼焉造其窟旣焉溯其源終焉
陟其巔則遊之升降探窮可記也取泉而漱之浣手
而拭之倚樹踞磴而休息之則遊之舉止動息可記
也迨夫鳴廻騶憩茅舍啜新茗噉笋蕨則助遊之情
誼可記也冠者所然笑童子怡然嬉僮僕欣然隨群
焉各得其所則同遊之况味可記也於是觀而樂樂

而歸歸而飲飲而思思而贊歎不置則予之遊之志
異乎人之遊之志可記也予既樂湧珠泉而記之矣
而茲則漳水之源也又烏可以無記

劉運鮒

邑人侍御

學憲按臨免舖戶門差碑記

力役與田賦準古制也禹貢言厥貢厥篚而不及用
力然觀納總與銓秬粟米之辨蓋重慮累民也周官
踐更過更下地不與上地同役中歲不與豐歲同役
三代以下唐之租庸調最爲近古至宋人而差役僱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五
役各持一說以相是非要之張弛之宜務在便民而
已我

聖朝監古作則賦役全書盡除勝國季年苛政在陵
言陵則縣屬上游左轄爲南北之衝制府撫軍與藩
臬諸憲司軫蓋絡繹之所必經前此嘗苦驛遞過客
支給冒濫搯江李公痛加裁抑入告以紓民困今石
箴亭鐫勒之目可考也

仁皇帝深仁厚澤六十餘載溥賦輕徭而會中丞徐
公用陵士大夫請下條鞭法一切諸役並入錢糧令

長自爲名集而民間若無聞知唯獨視學節使廚傳
供帳取諸官任輦人夫則城居屋戶應之此舊例也
吾師宋公爲政十餘年來釐剔振興不遺餘力一日
見學使至吏請徵發諸戶率戶一人公詰之則曰凡
學憲按部率載圖書文卷以行而幕中分校甚夥故
倚以運裝無慮數百人脫破成例恐自爲累公曰不
然夫諸役之入條鞭也久矣而茲取諸屋殊爲不藝
且吾寧捐以甦民不便承值者求賂以滋擾也立罷
之邑中驩然初四城司啟閉在官有役矣又以民戶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二

四六

助守三水門專役民城西北有臺曰倚劍以遼曠少
居人故設之護廳署庫舍宜駐防兵顧以民戶守三
者惟紳士禮異不與其始有功於城池與縣治學校
者前明時給免謂之帖子自餘悉號子弟兵公曰城
門扃鑰吾封識授役加偵察其敢不共若水門無舟
楫出入不設警舖無以苦益民露立良苦且旣完繕
水柵矣彼何爲者牙牆之外西北環營房民邏倚劍
亦無外也皆罷之邑中驩然公乃令衆曰縣有廳事
令長承朝廷命以臨若若可玩忽乎昔人聞更鼓八

明謂善其職况鄰邑取道運金供餉吾約束俾宿營
簡其以民戶助守如故皆敬諾某竊按悅以使民則
雖勞不怨徃役者下之義擇其可者上之仁惟有易
直子諒之心故寧縻已之祿而不忍傷民之力若夫
不拘牽成跡使民獲免於風雨霜露之夕爲無益之
奔馳則亦惟仁生明明生斷公之政更僕未易數而
於此可誌一班矣洪惟

聖天子應圖御宇承乾繼離度政維新甄叙官方以

弘大化豈復公僬俛專城時耶邑人請刻其事於石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七

以書來京師徵文謹據其實以誌沿革之歲月云鮒
以始貢屬門下士義無名公名公者邑人志弗諛也
公諱廷佐號翼庵以康熙五十一年來任襄平人

戴永基

邑人明經

源潭橋重修碑記

源潭之西距半里許有別出之渚成溪不越數武而
湫流涓涓不息春夏之交渟泓如帶出斯塗者幾望
洋嘆非橋曷克濟焉向有好義任氏子壘石爲橋遠

賴之歲久而圯行者居者措趾無從如病涉何

君深憫斯衆之阻於途慨然以濟人爲心欲起而再
修之度其力之未逮無能勝厥任也干諸四方慕義
之士捐橐以襄其事鳩工度材不數月而功竣焉自
是履茲土者熙往攘來得免褰裳濡足之苦皆尚子
之力也余嘉尚子不惜財不斲力以濟此一方其功
施弘遠矣視夫世俗之厚蓄薄施以要譽鄉黨與夫
諂鬼神以覲不可期之福利者相去豈不遠哉余故
樂道其善而以蕪言記之

劉沆

邑人

南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三

四八

重建儒學紀略

吾陵邑儒學舊在縣南宋紹興間遷縣東南元末毀
於兵明洪武四年重建嘉靖四十年與舊崇教寺相
易蓋陵邑以工山爲鎮二港之水夾送一龍至籍山
而止市橋河界之出惠民橋北合襟焉四十四年部
侯諱永春始移建於所易寺址地得其勝而水局尚
遠萬曆乙卯沈侯諱堯中移向南四丈以前溪爲泮
池乘氣迎水兩據其旺卽今儒學是也厥後蒞茲土
者雖相繼修葺率塗墍是尚 國朝康熙丙戌康侯

諱五瑞偕先大夫光祿公重修迄今二十餘年日
傾圮

今上雍正紀元之春 月邑侯宋公學博章童兩先
生毅然謀加整理委沆以總理之責沆逡巡未敢任
適奉

詔天下府州縣各葺治儒學毋緩當事諉誣益堅不
獲辭蠲吉興工而梁柱朽腐不堪復用群謂非重建
不可沆因請諸當事謀諸同人僉曰是不可緩於是
聚諸庠友明經敦行誼者分任之持簿戶告焉沆則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四十九

親任市木於鳩江時與共事諸君暨姪揆經營籌畫
晨往暮歸省視工匠勤惰風雨無間未幾姪揆就銓
丞萬全縣兩學博俱以改調歸邑侯宋公奉檄引

見北上諸務悉沆一人肩之歲屢不登資用不給已
之不可不已雖巧婦何能作無米炊左支右吾拮据
凡數百金於雍正甲辰年季秋成東西兩廡仲冬成
禮門乙巳春成達材成德二齋至孟秋之吉 先師

大成殿敬告落成焉舊兩廡卑隘大成殿高與明倫
堂齊今殿增高四尺兩廡增高二尺餘規模宏敞

好鞏固視昔有加丹墀與櫺星門昔爲張昭張昕兄弟建崇聖祠爲陳友瑄等建戟門爲徐旦銑等建今丹墀櫺星門仍張氏子姓修理徐陳二族自能善繼祖志其明倫堂尊經閣名宦鄉賢祠行將逐一更新焉是役也沈初惴惴深以較負是懼乃上邀先聖先賢之靈下賴當事暨諸君子協心殫力以底於成爰不揣約略書所緣起與次第告成之歲月俾後有稽焉至用金錢若干工匠若干與司募董役諸君姓氏當另勒於石茲不復贅

南陵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三

五十

南陵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四

序

明

歸有光

崑山人太僕寺丞

送何氏二子歸南陵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一

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無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

季季然乃特爲書戒使迎致翁坐之號舍將其旨進
甘少盡子職一日之誠翁重拂其意綸巾鳩杖爲之
坐一葉來父子旣見稱觴上壽怡怡如也居無何忽
謂生曰吾平日望於汝與汝所以孝於吾者果在於
甘旨奉養之間而已哉汝居是所事者賢師所友者
天下之英俊進德修業必廣有資益大鵬因風一舉
九萬里努力遠大吾所期也故園松菊不可一日無
主吾安能久於此耶重拂其意留之不得乃復戒使
治舟奉以歸於是爲生同門之士嘉生之孝而重翁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

之賢也相與詩歌以送之旣彙寫成軸乃偕諸予備
翁所以來去之故及各爲詩之意曰願一言弁於首
以爲翁歸之榮嗚呼人莫不有親也世士夫急功名
者一由賓興以來惟高科厚祿是圖顧能拳拳於親
蓋千百十一矧天時人事大有不克遂人子之念者
生茲特拳拳於親必欲迎致以盡一日養其孝誠可
嘉也而翁且諄諄以遠大望其子不欲其徒竭力甘
旨奉養以爲孝可不謂賢矣哉生學優而德瞻予固

第之爲太學最素與其可進者予聞翁生平剛直爲

鄉里推重家業不甚裕而樂於教子善慶之所積
之道宜大發於其子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太學養士
以德行為先生由茲敬尊父命求至於遠大則封章
之恩卜日可沾人子之願不日可遂而翁之望慰矣
翁歸矣諸生他日尚必有雅辭以為賀

梅守德

宣城人
史科

大觀本草序

嘉隆中蓋白下有名醫楊濂者云余往苦血症嘗聞
醫濂最後繇焦薑收效比私頗怪之已略染指岐黃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四

家則習其所稱收效者實亦能已血云業醫而屹焉
奉之若功令持之若左券者非本草及內經乎內經
揣摩利害抉陰陽之變以達其體本草銓鏡品植恢
天地之觀以致其用輓近世口耳淪濡素業散失其
於致用且枳矣卽以徵於本草其金石卉木羽革蠕
喙異屬君臣佐使異職辛甘燥濕異性銖兩異分南
北異宜新陳異蓄而烹燔又異劑要以相亭毒於有
終而含生禔福也郡中舊傳雕本日久放逸王君秋
者郡春穀人乃重命之缺局凡費金三百餘而告成

君家故裕赴義如流歲癸亥邑有城隍之役君捐之
數百金亾恡其儼務爲豪舉多若此而家祿以稍
減矣是刻也臚列部分燦然指掌豕鬻魚校信猶登
眉遂使術有顛攻物無天札夫孳孳求利惟日不足
者庶人之事爾君稱臣草莽而斯民疾患通諸其身
醫家於手足痿痺號之不仁此有味乎體仁也君所
謂好仁者非與或以秦越人還結脈於虢太子歛上
池水而洞見垣一方知謨計籌率取奇中皆肘後所
未說而越前人之所未聞則是將緩急非益嗟乎語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五

不云乎存則人亾則書固貴在神明之哉君令子大
獻以文美東序其於君惠利事大都能從臾之彼積
之足以成名者善也余不佞每樂道焉而屬君請叙
叙之

管橋

南陵會館序

余邑鄉紳旅食都門向未有會館也謀之自乙未始
比歲二三兄弟徼有天幸一時聯轡長安各捐金石
千緡迨積至辛丑甫創建焉從此聚日樂情口淡甲

第蟬聯冠裳鵲起人文彬彬盛矣第館以會名則族類之繁衆難齊非布以條規曷示畫一之守事于會計則金錢之出入難稽非嚴爲查覈不免染指之嫌先是事起草率諸凡節目酌議未妥往往因陋就簡弊且往來之禮廢而不舉報施之儀缺焉未全甚非萃渙合離信今傳後意也會起部戴浴日先後綜理不遺餘力而適丁順守高薦京闈劉崑海掄魁春榜衆謀僉同用是徧詢陳規考訂條約仍鏤成書冊告我同盟及後來諸賢務期齊心協助補葺恢拓用襄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六

昌明之運其或有逾格敗群也者則鄉館之所共吐也余鄉故多賢者必不其然卽余言猶爲贅矣

張其孝

賦役新書序

往莊皇帝時撫江左者憫民之以役億也奏行條編法民便之南陵地當孔道於此法尤便亾何事久釁生一切錢穀絲枲之稅盡權之於官而轉出之於民以責供頓以責兌輸其出納之際滿縮之間蓋難言之矣民憊滋甚疇乎改絃而卒未也今不佞以攝官

令陵諸所張弛斷不敢以偶見從事必進邑之父老子弟周諷共宜而鄉紳先達通晰治體則就正亟焉蓋拔薤烹鮮之教素有慨於中矣閭邑士民亮余之忱商所以洗宿弊起積疴酌規條以屬余余驟然納之以請於臺府諸公諸公大都摯於憫民者檄下一報可期年以來奉行不忒民庶幾便焉第其間以折色之解屬官本色之解屬民而屬民者賦役書中新條未具若仍舊僉役則役不徧承而勞有偏受今之化瑟烏知非後之厲階也者適鄉達侍御劉先生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七

受命按粵西休節里中前議者更繙成案酌均派之法謁先生叅訂之先生藉手教余曰法如是善也叶民情遵憲令永永無弊可以式矣余於是欽先生之高目民艱而嘉惠梓里也如條議中所云去空簽釋徧累則役不以愚拙加不以巧規免先生以周恤海內之念亟籌鄉井編氓之苦真盛德事已陵民積困得此法以紓之則民幸甚余藉先生之教克襄善政以謝陵民則余幸甚後之視陵篆者其無忘先生憫民之盛心乎是用摘集賦役全書分疑補略壽之梓

懸之邑門以垂永式

劉有源

長清張侯刻賦役新書序

我張侯治陵四閱歲靡利不興靡墜不舉靡莠不剪
靡蠹不剔而尤加意坊里罄搜其相踵陋格毅然更
張以惟民便先是使車至陵厨傳供具悉取辦坊民
坊民苦之當事者每議裁而終束於計之無措侯革
之惟斷以屬吏胥吏胥取給公帑夫何難焉鄉一切
部運責之民民且織路而歎執掌侯以折色解官量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八

費之盈縮而訂其額以本色解屬民酌任之輕重而
朋其役規條既具急請之府道院勒爲式且壽之梓
以示不朽而題曰賦役新書夫有田則有賦有役分
固應爾若乃區畫失宜至今勞逸懸而民日困且憊
衆謂上何侯洞悉情弊區畫井井有條不可亂舉而
行之一以精誠貫徹其中而不徒以粉飾從事故勞
與逸適均官與民兩便陵民始不苦獲薪而歌頹尾
是侯大有造於陵也乃侯不自任以叅訂之功歸予
古有勤施而遜頌膚者侯之謂夫抑余有慮焉從古

有治人無治法周禮一書周官用之而王管子用之而霸荆公用其一節而國卒以不靖法非不善用硃其人耳子願踵侯者守侯之良法而并不失侯之美意庶無負侯盛心而我陵民亦得永徼福庇云

皇清

聶玠

重刻學田成書序

學田之設官師爲子衿計旣周且摯而卒也採聲則有實惠則稀由歲久易湮振舉無人一病於佃戶之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九

逋負再病於監守之染指又病於拆色之宿弊席寵者等糠粃之視尙志者耻鷄鶩之爭聽其消耗莫之稽考如置田之初意何朗陵學田翔自莆田林公於今七十載矣士式賴之初置田一百六十一畝零公去後旋爲李繼賢贖其八十七畝復買石家舖併王贊田共四十五畝零照前數減四十二畝有奇以後或司收捐置或義民輸獻共計田地二百一十二畝八分三厘八毫廣文荆年翁殫心課士銳意振刷立社校執手不停批因念郊壘之餘士多困憊日擊夫

操觚驅心者可無醜漿之供家無甌石者孰慰仰屋
之歎感標梅者紅定奚資痛蓼莪者舟驗誰助其他
經費不一無非取給學田遂與老成之士歷歷爲之
清其數目酌其需用可垂永久矣往值樂歲每穀五
石折銀一兩個戶沿爲定例雖穀貴金賤必仍其故
蓋陰取數倍之利不幾士被虛名而若輩反享厚實
乎自今槩徵本色永破從前積弊其出入執掌以正
貢一人主之廩生二人輔之公同收記自無漏卮廢
墜之虞而環壁之間不至蕭瑟前人置田之雅良不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十

負耳嗚呼昔何以振後何以頽今何以頽而復振也
詎非有治法貴有治人乎荆公睿識敏才批道書然
其用心當與作者俱不泯焉可窺異日經綸之一端
云

荆其惇

重刻學田成書序

陵學舊無田始自前庚辰歲莆田林公篤意造就多
方設處凡五年而勸置田一百六十一畝零業經報
完刻石且成書勒規約戒湮廢苦心良法可謂至矣

甫四年而聽李繼賢贖去鍾塘田八十七畝以贖價
改買石家舖并王贄田共四十五畝零則已減去原
田四十二畝餘矣彼時穀賤欲時值每租稻五石折
價一兩以省搬運之費誤沿爲例至物力五倍之時
猶輸前數則支運不敷而并設田課贍之美意久置
不講矣卽繼此稍有附入悉沿徃弊大約每歲稅額
五十餘金除納稅并解院外約存四十金不足充衙
門正項公費但兩闈才盛或憲節經臨雖豐稔全徵
猶須貼以涼俸以此每交盤空冊莫不攢註倍出欸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十一

目簡率者則曰誰復補我併空冊可無交也嗟乎學
田之弊一至此乎偶於故紙中得林公刻書亟訪證
通學年長者及諸役更事者皆茫然不詳始未惟請
抱是書按圖而家諭之俾各個霸爲己業且厚資轉
授者知此田入官之由制賦之額於是各屈服無辭
願從戊子秋稅始悉遵原書所分別租額納本色如
數先是凡學田奉學按兩憲檄務徵本色禁折銀又
值方田更始得舉數十年積弊釐正而畫一之預開

官課一月兩試秋成將籍貧士勤學者具報學臺得

以原設馬仁渡贍貧之祖公同請給其餘會課修創
之費亦當按籍準數與諸老成謀所以善始遺後者
固不願瑣屑亦何忍浪費若遵制數年經理有法積
書增舍以廣肄習庠其益收觀以不負林公諄懇
番誠之心與今日聶父臺振興文學之雅乎諸條約
悉照前書因時增酌是役也朱生一清陳生愚懋實
不憚勞勩克理厥緒云

湯原清

宜興人
學諭

重刻學田成書序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十二

莆田林公令春穀慮諸生廢課寒士乏賑膠舍缺修
也設立學田使諸費咸取給焉復梓成書防漁獵用
意周摯於真賢侯哉立法初甚善久之而弊興美衰
古今同慨獨穀庠然與卽如邇者每穀一石價盈兩
鼎革初猶沿舊制每石折色銀二錢好佃狡役且陰
陽逋蠹朦隱其間多作少有化無所入幾何足供贍
課賑乏諸需耶雲阿荆勅五爲予同年先予來司穀
鐸蒿日時弊怒焉憂之力請各臺徵收本色復陳課
賑諸欵學憲魏公悉行所議又得蒲坂聶侯針芥

合加意振興費序獲依賴矣於其父師哉俄而荆公獲雋春官繼之者爲景謙徐公余外兄也良法具在而奸佃發難當事屯膏本色徵而無全徵賑濟請而未允請逮徐公歿而學租流弊相沿愈滋矣不佞承乏穀論按籍徵收霸種之奸佃陽爲告退陰圖減也獻田之刁民藉口累糧實逋租也謂山田本瘠原額過重者紛紛也謂高阜若早宐收豆租者曉曉也且貧士之待哺也齋舍之頽廢也公費之捉襟也嗟乎使荆公久任行之數年可底厥成亦不至遺其責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十三

於予已雖然成法不可泥時勢日以更荆公當日匆匆計偕本色未完刻書未竣不佞考其原板已多遺帙搜之公篋得錄稿一帙大率多本原書其間經費出入之規尙未曲當使公今日在茲亦必有不可行而思所變通者矣不佞爰將條約叅酌時以質諸士諸士僉曰善遂錄學使之批詳訂田租之顛末並付剞劂附原序碑記誌先民是程之意云

秦仁管

邑人
副使

李操撫馬田成書序

余承乏版曹積貯之命關軍國匪渺鮮也小民猶以寬一分受一分之賜今上蠲織造蠲進獻煌煌至意臣工欽翼汝諧雖一命有夙夜焉然大法小廉倡子和汝尤以文武爲憲之一人因地制宜樹美屏惡使規畫俱存盛心如見則經始固甚鉅耳蓋自我培翁李公督操江上萑苻宵謐市舶不驚矣及歸併巡撫又欲澤流闡闡法存天壤去不便民者歸於便而已善乎顏闔之喻治民也策之不已以爲馬力盡矣今東西粵乘墉伏莽魚書不上下乎陵當孔道郵符不絡繹乎此馬力盡卽民力盡矣公毅然憂之然貪人借無藝之徵廉吏沿有名之例法不更不善法卽盡更亦不善抑去其害馬而馬力全矣去其害民之馬而民力全矣夫折乾倍騎害馬者也城狐社鼠害民者也一旦革包攬之弊喂之以官并求芻牧之術賒之以田原起非常事屬經始有治人無治法此經界之所以正賸澮之所以圖也公嘗審丁口均徭役江南萬戶無強豪兼併弱小拖累之歎今事雖殊其旨則一魯頌自今以始歲其有權輿於有騶豈非守畔

無越思馭朽凜奔馬所致乎哉故雅慕公之爲政矣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德輸之克舉蚤稟此川靈岳淑
以屏翰王國父母字弱子鷹鷂逐鳥雀詩書所稱剛
柔茹吐之間引伸錫類天地一馬也人情爲田也凡
百君子遭逢明盛聖主勤恤民隱感人於寤寤執事
剔釐奸宄垂法於經久於以倡子和汝大法小廉上
追唐虞之師濟何以加焉余承乏版曹不敢妄自菲
薄而清理正賦嚴絕雜派以庶幾足國裕民者間有
見之所及力不副焉今觀成書燦若列宿當藉手以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七

爲當宁獻

秦才管

邑人
學使

會龍庵化僧田序

夫有淑之難以其令終耳却來峰頂坐知廢井南禪
言乎時也行高無外染骨瘦是真容言乎僧也經時
之亂值僧之艱雲封烟鎖自去自來叅伽瑜之座續
批率之燈誠有塵視一切者矣然組纓垂珞觀法界
於莊嚴杖笠擔瓢落因緣於空苦僧奉佛田奉僧從
古有之一粒徧河沙檀越之方寸河沙納一粒比丘

之行陌也古刹會龍庵鷗汀島渚受三縣之經絡順治五年池太袁道臺審其形勢勅修舊宇以扼其衝七年署南陵篆新安馬別駕上其事於操臺李改三不管爲三照管太平府江防沈寧國府糧捕夏暨新安馬奉操院檄相視其地設防官置邏卒甚重之一渚中浮無楫可問改建他所而巋然古刹淒涼於夜月淡蕩於寒烟非供養無缺何以集閣黎而永香火哉先年住持中更亂離慕名勝而來厭淡泊而去最後上人號空空者卓錫於此始而慕旣而耐久而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十六

安焉餐秀於山樂饑於水昕晚功課以無隕越而非可望於其屬也爰發一願曰此庵得田數十畝佛有香花之供僧無持鉢之苦諸貴官達人相與咨嗟審視鞏固數椽控形勢之要靖綠林之氛者其有賴也已泰山延袤積之以蟻封滄海浩邈填之以精衛人亦各有願耳募者阱釘板之中施者括辛苦之餘因其大而大之山門之玉帶可笑而解也因其小而小之豆區鍾釜皆益也聊爲之偈曰商也短於才聖人不借蓋一毛其細甚摩放以明大所見旣云殊眼前

強半主誰知倚伏理零落一坏土金穴不贍貧銅山
不救餓惟有人情田前因總自作諸君子讀而感焉
貪真敗類石田也喜悅隨緣福田也鋤其石種其福
供僧以奉佛奉佛以度世前者探臺道臺三郡守經
營成蹟不委之荒烟蔓草中而百年奠麗旦暮遇之
已故有淑之難以其令終耳是爲叙

康五瑞

安福人
邑令

勸修學宮序

學宮爲士人發跡地

聖天子隆師重道特賜扁額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七

數幸闕里廟堂陵寢煥然更新尊聖人者至矣南邑
廟貌久隘闕今秋雨淫大成殿棟撓屋壞余甫蒞任
偕廣文俞君往視棲神處盡泥沙一如栖栖風塵狀
芒刺在背退而嘆曰幸讀聖人書而博一官茲入官
敢忘所自來顧毅然獨修風清力微邑中人共見之
期他年而雨雪屆矣勢難久待乃集紳士議募衆力
捐修請於光祿劉先生先生德高望重素不與戶外
事惟茲勃勃欣欣屬邑令以言倡余思此舉也宜勸
以天不宜動以人人猶似勉而就惟天不容已或曰

陵陽爲江南名區亟議修以樹望或曰天子將巡狩
及之未可以陋皆動以人者也今夫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日在天壤非大聖人修明其道垂教萬世
天下之人誰知親義信序別至今安爲固然而莫敢
越皆大聖人賜而讀其書者賦采芹歌鹿鳴對策金
門樹績朝端學宮何負於人而人忍坐視其頽圯乎
是故目前之思樂泮水者聖人也翱翔千仞者皆學
中來里塾術序其父兄疇甘以子弟爲學外人苟謂
不得與斯文則艱然怒夫旣知怒之間修廟而不奮
者必無是情今惟是隨力所至力餘者率族衆鼓鄉
人外皆各輸其力余將慎簡人以任是役也行見奏
厥成工巍巍峩峩入其門知吾道之大閑歷其階循
循而有序升其堂想見廣大精微無不備具聖人之
學宮新聖人之學愈顯於以樂育人才處爲鴻儒出
爲碩輔仰副國家文明之治豈非南邑一盛事乎哉
是爲序康熙癸未黃鍾月

方伸

都門南陵會館新序

南陵都門會館前萬曆間邑中先達所創置其規模
遠大爲同里後起者計甚久長也末年兵馬蹂躪邑
敗類者竊售於人居民乘之侵占幾無尺寸可稽入
本朝秦豈人前輩官部曹力爲清查得返舊物嘗
見其部籍經紀者各有記序甚詳今雖久而遺忘大
意猶能記憶也蓋作述有均勞矣自劉銓部九符後
縉紳之往來無常邑流寓混處弗克振刷聞有范定
甫者有幹辦不漁於利此館之得不廢其力居多定
甫物故勢又浸弛有無籍沈姓者踞堂之左偏時萬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允人貢成均將與清理反爲其所誣訐允人持理得
直於官然費已數十金已未榜後余與劉蘧庵分償
焉其西偏小宅亦有私典居者余將還作卧處而渠
桀驁不肯讓余邑人亦助爲恫喝因控司坊逐之是
年七月地震大概傾欹余適承計南回未暇收拾蘧
庵任中翰補葺居之六七年間時加塗茨較勝前觀
蘧庵寓移余補部郎亦三載於斯其牆垣堦屺都未
敢任其墮壞邑中計借來者爲照理俾有卽次之安
益念前人創建之勞而我安享之不至如在都他室

爲賦賃者所詬詈差已足矣迨余量移東牟邑不肖者排牆壁而居焉余旣去遽庵又歸里無復人能綜攝王五清謁選得祿豐出付託非人摧圯日甚丁丑秋余抵館竟已無可棲息欲謀締造而橐無餘貲出錢二十千聊作支撐以蔽風雨容膝之外權賃於人收月租爲補苴又二載已卯夏秋多雨臨街屋盡塌余方計整理而愛我者謂徒費無益適足爲異日鳩奪資余慨然於數百年遺業目擊淪胥誰職其咎因稱貸而經營之成屋五間小館撤廢補隙得六間

其西偏屋出賃者每月得錢六千誓神前除應用外絲毫侵蝕神昭鑒之此後如得其人稽核約計逐年修輯外可存錢二三十緡數年積之漸足商修堂屋矣余以赴任臨汀出都倦焉故物慮棄成勞因屬事於聿修俾權有所屬無藉者不得闖入而亦且時時經理其敗壞自此邑人士南北聯鑣或直承明或署臺省幸得託處茲土將益爲張大前修譬之於家亦庶幾堂構之義焉耳其尙有人焉不恤人言妄覲進指於其間者乎昔管先生之序有曰其或逾格敗

也者則鄉館之所共吐也余鄉故多賢者必不其然
今之視昔何如願來者共思之矣因弁管序於端而
漫書大意以次諸記序之後

箴

杜繩甲

省刑箴

毋任威恣臆以國憲適吾喜怒毋徇情傾法以民命

視若蠕蠖毋以其瞋目疆項口訥舌躓輒故加以深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一

文巧詆之愆杖頭人鬼判筆底灰生連一髮摘知痛

一指齧知憐一日服敲撲三時耒耜縣一夫繫圍扉

八口釜鬻捐動植皆是命血肉總關天所以于東海

仁聲億萬年

省罰箴

毋取民鬻兒賣婦之錢以肥妻子毋攘民析家破產

之貲以腴屋田毋歛民啼饑號寒搶地呼天之怨以

供歌笑之筵一贖百畝稅一紙十日饘一粒耕夫血

風霜幾苦酸一絹織婦淚宵旦幾飡眠官府椎膏日

窮黎疾首年神明不可昧天道極復還所以揚伯起
清風萬古傳

按二箴係杜宰南陵時作故錄之亦府志載文信公勸民五歌意也

銘

明

吳萬全

醴泉井銘

陵陽城河淺居民往往病渴瀛壺沈公初仕即於
北水關建石堰爲蓄水計顧山水易竭縣南有井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二

頗深歲久坍塌侯乃濬治補砌覆以石亭汲者賴
之泉味如醴故名醴泉銘曰

繫惟陵濠山源易竭萬姓水飲攸資井列邑南有井
其深無底歲月滋多漸以頽圯侯念民艱匍匐而取
以鑿以疏甃砌厥址復憂井所在衢之傍養人溺人
我心孔傷乃區厥筴石亭鼎立上覆三眼下深百尺
井泉如醴似侯之澤井養不窮維侯之德豈惟一井
百廢具起爰作斯銘德政可紀

賈

明
范如岡 邑人孝廉

張忠節張公贊

今王其形丹赤其心龍章豹略其氣宇雲臺麟閣其
功勳天乎天乎數陽九長逝哲人止贏得忠名冠世
取義成仁麟趾鳳毛永若存更贏得綿綿奕世焚黃
血祀福益清門

畢 鏘 石埭人尚書

許母潘節婦贊 有引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三

南武遜許君謁予而言曰熊之先君弟諱承舉者
早歿其妻潘氏年甫念一籲天自誓家甚貧連喪
舅姑躬麻泉以自給抱二歲姪爲後奉祭與夫妾
周朝夕左右茹辛辛苦相守年七十無疾而終蓋節
婦云請先生一言以闡揚之庶慰歿者亦以勵世
焉予謂事關於綱常甚大且許君矯亢獨立勿爲
卑瑣纖趨以求同於俗知其有足信也宜有言贊
曰

我儀我特之歿靡忒載咏柏舟誰不悽惻於惟節婦

抱茲貞白憂勞競畏若在夫側門單家薄勿違寢食
剛烈肝腸陵陽有赫父曰處士舅有令德陶育儒門
我心匪石回首弱年猶如旦夕歿而不歿盍書於冊

傳

冠 大學士

孝廉管四虛像贊

噫此予盟兄管四虛像也疑在視聽忽成今古噫四
虛資秉殊絕學紹庭聞鷄林雉壇夙推祭酒至其孝
友誠篤上接古人則又自締盟以來相視莫逆者也
聆餘韻之猶存傷大雅之不作披其形弗見其人然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四

當年意致宛在箇中雖球璧早瘞楨幹先凋或者悲
之而追芳前武垂裕後嗣四虛自可不朽又不獨盟
誼聲氣足擅千古也伯子嘉蘭走數千里索予題予
嘉其不匱之思兼憶四虛昔時砥礪之誼臨池映對
心手悽惻聊爲志其耿介或亦以老友片言可揚厲
萬一云爾是爲贊

皇清

劉若宰

桐城人大學士

余母何孺人贊

節義重萬古維繫藉寸心寸心矢靡他百年待朝旌
一夙諒非難撫孤期必存顧茲如綫緒寧復辭艱辛
哺雛羽翼成鷩鳴皆好音翱翔天路遠栖息寄深林
壽髦詎云樂高標爲世欽歲月亦已遐正氣凜恆生
母節悠且久麟趾頌斯振咏德載奕世千秋淑後人

劉楷

何瑟齋像贊

於戲此吾友瑟齋何先生像耶先生氣爽而逸道和
而明薄百里之寄而不就縱橫於菽苑以自暢其情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五

談則善諧之朔歡則驚座之陳吟則百篇之自飲則
一石之髡人固知先生名士矣而不知其天機自動
之真及其論文入妙則又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憶昔燈窻風雨展卷開尊吾於先生友也實爲師事
之人今者先生邈矣遺像空存停雲宿草回首榮榮
於戲其何能復見先生

方伸

朱飛霞贊

身體髮膚受之者誰毀傷不敢而忍於割自親受者

以拯親疾揮刃弗顧念存罔極股以親重亦以親輕
身之弗有何有於名恂恂朱君賦性孔摯贊以彰之
孝思維則

劉

燾

邑人孝廉

贈侍郎丁公贊

有引

明贈侍郎子貞丁公懿行流傳鄉人至今能道之
前一統志載公還金事蓋隣人穴垣藏金垣潰金
出公見之訪實以予其家後以子永時貴贈如其
官邑後學劉燾觀此而歎曰昔之君子其嗜義也
勇而驚利也怯苟意所不屑雖取之無人之境猶
禦也肯與夫攫於市者攘臂而仍之也哉抑公本
不欲以爲名而卒昌其後天生侍郎所以昭公也
睿宗秩祀有由然矣公陰德多類此此爲著者宜
垂爲世法非獨公子孫也乃爲之贊曰

古者名泉一貪一廉夷跖交歡倘亦無然卓哉獨行
昭昭惇史旣善其身遂昌其子曰惟天道義之利門
茲令範以貽後昆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一

賦

明

方 新池州人叅政

靈巖賦

騷人攀龍而直上摩伏虎而時登逍遙乎其土盤
踞乎其局有藪在豆有酒盈尊對無影之趣放有骸
之形撫大塊之樂論知己之心奇芳馥鬱瑞氣氤氳
舞霓裳而曳綵袖擁兩腋而拂單襟明光閭闔不足
以擬其爽垓閬苑蓬瀛不足以究其虛盈披天門而
膾臍倒銀海而嶙峋始飄飄以共適復停盃而虛警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七

如茲岩之峻覩何闐寂而莫聞噫嘻吁赤壁得蘇子
而益顯霍山因日休而後尊豈山靈之通塞亦有命
而云云余愧無文峰之破鏘揮筆之振錦惟模寫其
梗概以俟乎聞風而興者或有補於山靈

皇清

何一化

邑人明經

文瀾亭賦

城北里許二水合處有橋穹然是日龍會固爲民利
涉乎日用形家言爲人文計爾邑乘所云玉龍鎖秀

者也上冠以亭高華聳秀更益神彩明沈徐二公之
遺烈懋哉修葺無人頽於歲久前令某曾叱鄉氓新
之矣費二百餘金工釋器而圮蓋徒爲蠹胥飽也積
歲以來橋愈下陷亭未墜地者十之一往來者徒環
視太息莫或任其事岌岌不旦暮支已今西蜀屈侯
顧而歎曰斯事旣弗可緩日又不暇給柰何雖然吾
以委諸其人爰僭僚佐暨士若民各捐資若干約三
十金零屬余董厥事伐材鳩工經營首夏閱月而竣
巍乎煥乎增美舊觀於其落成顏之曰文瀾亭余援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八

筆賦之

騁余目於名區嘗富登臨以標勝匪徒觀美之是矜
實古風氣之隆盛望雲物而察民俗固極遠夫虛明
節勞逸而瀹精神尤振奇乎崇峻吾邑素饒於山水
締造特飾夫亭臺有橋駕波於龍會行空扼要於濛
洞蔚然虛亭之上冠翥囊飛棟以崔嵬一邑咸納於
窻牖輝輝圖畫之大開猗歟昔賢之勗物遺烈觸目
而徘徊感奇觀之就圯齧洪濤而欲摧憶神物之待
人煥久湮於重照來卓魯之名臣懷舊圖而展眺方

戎馬之釋騷爰稊芻之撥調揮才力之優餘分
而計效忽蜃樓之架空儼霞標而星耀寧規巧於人
工疑飛來於天造橋鞏固而安瀾亭壯麗而轟爨出
塵外以崢嶸馮縹緲而窮汗灑逐風景以閒登神飛
揚而虛蹈矚夫兩水之南來競蜿蜒以齊驅夾石魚
之孤嶼映萬木而縈紆波搖郭以綠泛光徹天而青
鋪合漳淮之澎湃走跨下以委軀立鷺鷥而飛翡翠
浮鳧鷗而沒鴟鵂潛深林之黃鸝似應波聲而相呼
魴鯉縱鬣而浪激鱣鮪紆鱗而潭居紛水族之百種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二十九

群戲泳於孤蒲洵澤國之富美俯楯欄而舒徐少焉
鱗紋之散紅望西山之霞起列峰嶺之峯聳如張屏
障於席几指工山之龍池時降靈雨於一洗昔棲真
人以鍊丹欲分烟雲於一七射的何占而白馬人何
靈而紫各魁壘以炫秀嵐沾袖於尺咫東招侶於珩
瑯出林端以遙比鮮纖悉之遁形藐層崖之在底窻
櫺翠碧其紛紛心神凝而如水何怪青蓮秋浦之遊
竟垂名乎謝家之池縱酒吟詩如昨日舊山新水識

輝空眺安賢之寺松風颯颯其來吹魂騎赤鯉以

借遊應驚此際之瑰奇輕軒冕於泉石感今昔而長
思浩飄飄而遺世結浮雲而相追聊逍遙而遐憇亦
奚是而奚非爰下矚夫魚舟方欵乃而荅響翳楓林
而參差點烟波於蒼莽或乘漲以舉習或遡洄而拍
槳驚水鳥於汀沙掠漱澗而下上有垂釣於苔磯固
水性之消長涉耕夫而荷鋤情依依而歛講遙擲錢
以問驢燦如銀之色晃玩風景之悠然堪披襟而獨
賞若乃人物之輻輳允徒輿之津梁紛負戴之交錯
雜職業於農桑或仕宦之稅駕殫經營於四方盼波

光而止息分憂樂而異行馳憧憧其何極散轍迹於
夕陽羨流水之靜遠憫羣類之奔忙至於舟航之轉
輸又百貨之交集張席帆之如雲環蓼洲之岔入帶
日影之殘紅搖飛簷之彩色排鹽船與米艘通江湖
於異域萃危檣之鳴鴉泊人烟之如織問隄柳之酒
帘聒鄉音之唧唧納美利於長河鎖烟瀾而屹立旣
欣景物之特異尤感時序之靡同卽茲端午之懸虎
乃觀弄潮於躍龍競渡勇齊於電掣採蓮歌徹於淮
風蘭麝飄而朱簾映簫鼓動而畫鷁衝棹勢奮怒而

崩岸旗影容與而颺空立綺疏如天上流三面之冲
融倏澄泓而蕭瑟餘白蘋之鬱葱尋焗炎之相通美
納涼於虛中交四際之沉綠貫衆木之長風看片雲
之過水數密雨之來峰敲碁聲於百尺沸茶鑪之如
松橫方紋之清簟枕古刹之疎鐘尤美麗之難忘歷
秋冬之令節楓染丹而山蒼渚拖藍而潦潔天界擴
而地勢高疎木吟而驚風射綿曠野於孤烟印百川
而一月鑑鬚眉於空明吸素輝而濯魄紫瀾推而仙
槎泛素雲飄而羽衣白攬太清之浮浮擲人寰之鎖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十一

屑會日月之無幾逢密雪之驟飄擠瓊枝之璀璨列
玉屏之宮堯步丹梯以赤足傾竹葉之酒瓢凝天地
於一色聳介立之孤標捲帷幙而目眩搜麗句而呵
毫悄萬籟之俱寂惟壩水之怒號摸紫鱖於石罅渺
蓑笠於輕舸欣溪梅之含凍憶先春之柳條行芳津
之拾翠集兩岸之遊遨攬四時之清淑收一亭之孤
高紀春穀之封疆侈風土之綺麗川五里而六橋如
鏡遊而虹霽煥寺觀之輝煌鬱樓臺之蒸蔚惟茲亭
之獨雄擷城野之蒼翠俯百雉而遙鶩抗浮圖而平

觀昔用形家之說氣聚兩水之瀆橋爲玉龍之鎖
亭爲金鳳之鳴文高明接乎北斗華麗燭乎卿雲溯
詞源於河漢湧萬斛之鱗紋况睂山煥籍峰之彩錦
江注浣水之芬玉堂金馬輝映棟宇天潢滄海沛若
涯津爰揮毫以紀勝允宜文瀾以名亭

籍山橋賦

繫陵陽之雉堞扼形勝而樹基環以翠嶺之翠嶂繞
以縹碧之澄溪氣磅礴而更聚麗闐闐以加奇聳籍
山之如髻而帶市河之如綵毓萬家之生聚界金湯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十一

以爲東西藉虹霓之天落通車馬於中達斯雄橋之
擅勝鬱蜿蜒於水滄兼新成於旣廢尤振奇於茲時
境擁衆派之交流自天區畫以錯繪燦然脈理之旣
明蝸然聯絡之有待茲橋傲睨以橫亘提携兩岸以
縈會崢嶸並列夫高閭風氣眎古而盛倍名以籍而
文物斯煥名以市而聚集斯繁遂荷富教於司牧允
號江左之名藩賢者盡心於迺職群識締造之淵源
載洒落成而磨至如躋丹青而高騫方夫雨泉之旣
盈牽濛洞之碧瀏集魚網焉參差浮畫鷁焉先後紛

夾崖兮人烟照朱粉兮窻牖漾雲霞於波紋出燈光
於深柳欣氣象之重新挈閭邑於臂肘東北溯長河
與鉅湖西南接疊嶺與崇阜春夏蒼綠揚紅蕖於渺
茫秋冬綴丹楓紫蓼於左右儼矣圖畫之平鋪煥乎
江山之希有風景秀麗熙攘往來摩肩接踵有聲其
應擁都會之珍貨列厯肆以曉開接魚鹽之鱸舫崇
積貯之崔嵬排茶社之雪乳馥酒樓之金罍鳴啁啾
之絲管留烟霧於水隈至上元與中秋皎迢迢之芳
夜擁冰輪於金波燦火樹於株榭來玉珂之蹕蹕散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紈袂之蘭麝沸人聲之喧填簇欄楯而低亞六花驟
飄瓊瑤霏射飾萬屋之清輝凝樓臺於冰罅可策蹇
以尋梅抽詩詞而飛鞚踞多勝於山城曠千驥以永
駕噫嘻友玉帶而並峙傍有橋名玉帶跨龍門而爲隣北門橋名
龍門控天馬之奮鬣小南門名天馬招石魚之遊鱗北關洲名石魚
百里之上瑞長屹立於芳津當其成蹟之就隳莫身
任夫碩畫惟賢尹之殫謀竭囊橐而弗惜諏傑構於
工師採北山之美石增盛事於舊觀跨潺湲而突兀

群問津之誰迷晤題橋之美蹟立川梁而文思沛沛

康衢而農業釋洵弘利濟於寰中爰頌賢聲於罔敷

劉應湛 邑人文學

清弋江賦

蕃釐奠位流峙分形雄稱天塹勝紀蓬瀛屬封疆而地險觸道路而要津維春穀之百里隸宛水之西瀆自邑治以達郡羗中途所必經橫廣川之清弋界斷岸而波明輒杭之以一葦每吟眺以怡情時灑激兮日麗乍淪漣兮風清溯濫觴於黃山沿僊源與秋浦匯花潭與梅溪大河身於茲所摠遙達乎鳩茲爰派別之可數牌灣北而黃池長地西而石碗悉舟楫之能通信往來之所指商旅驚其星馳物貨紛其雲委顧市廛於高埠眺竹樹於平沙列喧囂之闐闐繞慈鬱之桑麻來源源以何窮逝滔滔其靡涯想禹蹟之云邁分斗野而匪遐爾乃撫時光懷古昔覽山川稽載籍雖吳楚之偏隅實宣歙之險阨方典午兮紛擾首王敦兮作逆繼錢鳳兮眺梁賴鍾雅兮安宅惟茲焉以固守率將士而戍役暨黃巢兮倡亂業分濟兮長安肆屠戮兮建德群驚怖兮江干焚燹輕敵而潰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十四

王涓銳戰而殫幸王凝之碩畫亦茲焉其屏翰方今
民安物阜河清海宴漳水拖藍澄江如練漁火星聯
採樵風便扣舷而歌一唱三歎杜司勛之纏綿梅都
官之繾綣村柳之句猶傳紫駟之篇足羨誰昔賢而
嗣響爲臨流而眷戀若乃天中節候競渡龍舟爭憑
浩淼舊習嬉遊孰若析支分於溝澮普利濟於田疇
穀池千頃灌溉漳陵萬井豐收尤蔀屋所沾澤洵沃
壤而神洲

鄭文熊

涇縣人孝廉

南陵縣志

卷十四

藝文四

三五

工山削翠賦

何渾敦之剖判夫兩儀兮又詔工倕而築地首剉太
岳以爲雲關兮翻八柱而爲戶牖劇九嶷之截孽兮
劉三峰於响嘯刻劃衆山刮契群阜剗剗崔巍分稜
培塿於是維絡狼藉岑嶠昂低千巘筍出萬岫鱗批
斷者如斲崛者如剗穴者似鑿銳者似騰胡共工之
觸夫不周兮迺者地獨缺夫東南皇媧將斲鰲以繼
極兮乃憇陵陽而阻驂奮補天之餘枝揮群工而趁
遵群陰爲谷兮風雷爲劍史皇抹黛兮清氣爲藍割

青玉之一片拋江東之半簪至今屹立之中峰惟遠
望之而翠舍言乎其爲狀也咋愕歸截鬱律穹窿矗
地峰起倚天勢雄旣崢嶸而峻巖復律率以鬱葱儼
屏風之疊疊紛列去乎連雲恍紫蓋之重重競撐出
以凌空脉散崩施如布鏤石之屑文成鏤裂似餘斤
斧之蹤邈邈高寒若醉仙乘鶴扶青霄而直上亭亭
峻峙如金莖承露擎孤掌以臨風其爲色也似黑黧
黧如玄鬢絕雲光艷起於封中秀色爛發於風穴青
點髻而成團碧障天而一色樹爲衣兮草爲裳烟爲

帷兮雲爲帕近矚兮似青城之霄麗遠眺兮何光鈿
之外徹爾其雲移峰瘦嵐回霧鎖朝霞舉而照耀晚
霾淨而帖妥春兮綺媚濃佛頭之一滴秋至澄娟沐
蓮花之半朶排萬戶而送青畫江城之一幅落危影
於千尺寒數村之烟火爾其松冠嶺而榦直楓排阜
而影圓蘿綠壁以綴色竹藂生而刺天青蘋狎獵綠
蕪蔓延花百色兮麗簇鳥千聲兮音便路峴表而磴
絕泉細出而高懸莫不峰環色漲壑轉光旋駢萬族
之灼爍鍊一峰之嬋娟若夫襟帶崇墉屏藩藩邑里墟

氣霓生觸石雲起山見怪物民焉是企神何室兮杳
崆峒龍何藏兮蒼鬣鬣谷風震蕩而搖其巔靈池瀉
瀑以潰其底汨兮河海之潤沛乎甘霖之被吁嗟乎
丹穴蒸乎霞映赤壁焚於火攻石胡瑩而似鏡嵩胡
洞而穿江不造輿人名曰車蓋不鑄軒轅號曰爐峰
九疑何似連綿一色飛來何所終古穹崇信山川之
奇麗兮似有神物以相通亘茲山之削出兮竊恨乎
造化之太工

